

◀ (上接2版)

一是《尔雅导读》。1987年,四川巴蜀书社约请顾先生写《尔雅导读》,因我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多研究文字训诂之学,故顾先生将书稿写作的具体任务交给我,《尔雅导读》于1990年1月由巴蜀书社出版。顾先生在信中写道:“吾友王煦华同志现为续四库开《尔雅》书单,我想您的《尔雅导读》,如有余本,可否寄赠一本给煦华?请酌夺。”但我总觉得当年在撰写《尔雅导读》的过程中,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有限,书中存在一些疏失之处,故不敢忝列续四库书单。《尔雅导读》之后,我曾先后整理校点出版了包括注疏音义在内的《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和单注本《尔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月),但仍存在一些排版和校点的疏失。2013年1月,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编撰《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约我写《尔雅史话》,书稿已于2016年完成,将于2017年初面世,其中对《尔雅导读》和《尔雅注疏》中存在的一些疏失进行了修正。

二是《古文字诂林》。顾先生在信中关切地询问:“《古文字诂林》进行有无困难?”1991

7版)。顾先生去世后,《古文字诂林》于1999年12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册的正文,又于2004年12月出版了最后第十二册的检字表和附录。

三是异体字研究。顾先生在信中写道:“我颇感异体字问题很有研究。但须吃饱饭,没有任务,才能为之。我有条件,而老不中用耳……唉!”字里行间,表现了顾先生对异体字研究问题的看法和情感。

首先,顾先生认为异体字问题很有研究,并用了“颇感”来加重语气,可见他对这一学术研究课题的极端重视。异体字指汉字通常写法之外若干不同的构形异体,也称或体。与通常写法的汉字相比较,异体字读音、释义均相同,只是字形有所区别。如嘴唇的“唇”字形下部是口,而异体字下部或写作月,但字音字义并没有改变。从文字形体结构上来分析,异体字与通常写法不同的情况有多种类型:有的是造字方法不同,有的是意符不同,有的是声符不同,有的是意符或声符有所省略引起的不同,有的虽然组字部件相同,但方向部位不一致,还有的是由于隶变引起的字形笔画不同以及避讳引起的缺笔等。如足迹的“迹”,异体字的意符由走字旁改为足字旁;又如姓氏的“姓”,金文中或从

代颜元孙(?-732)的《干禄字书》和王仁煦的《刊谬补缺切韵》等书中均收了不少俗体字,而《宋元以来俗字谱》(刘复、李家瑞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重印)则成为收集俗体字的专门工具。汉字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表明相同字义而古今用字形体各异的汉字,许多汉字在本义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引申义或假借义,今字也就产生了。今字的产生大多是采用增加或改换偏旁的方法。如“益”字的本义是水漫出来,后引申为增加、利益等意义,于是就在古字“益”左边增加了水字偏旁以保留古义,这样就产生了后起的今字“溢”。文字学上的繁简字则特指楷化字的简化;繁体字简化为简体字有多种途径,有的是采用古字,有的是简省笔画或偏旁,有的是同音字替代,还有的是采用新造的形声字。如繁体字“云”上部是雨,简化为“云”,就是用的古字。异体字与别体字有所不同,别体字是指与正字不同而误写成另外字体,清代顾炎武(1613-1682)在《日知录》卷十八有“别字”条中说:“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之转。”

其次,顾先生认为异体字

不中用耳……唉!”这里讲的条件,我认为包括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顾先生早年曾从南洋大学机械系退学转入章炳麟(1869-1936)主持的国民大学,顾先生曾在自传回忆中写道:1925年,“时适国民大学成立,以章炳麟为校长,有商科,家长希望我为将来谋职业方便起见,不学工则学商。而我自己喜欢文字学,久慕章炳麟及教授胡朴安(1879-1974)的学问,因此我决定转校到该校的商科经济系。正课是读商科科目,选课选了几门文科。第二年注册时,我的选课全选了文科的课程,系主任看了选课单,劝我转系。我就转入了国文系。当时教授经学、文字学为胡朴安,音韵学为闻宥(1901-1985),诗歌为胡怀琛(1886-1938),六朝文为刘三(1878-1938,刘季平,自署江南刘三——作者注),我从各位老师那里得到了很多知识和方法。我在古典文学方面,没有进一步钻研,而在语言文字方面,获得了一定的途径。”(《顾廷龙自传》第二部分“求学时期”,写于1956年3月31日,上海图书馆人事档案存——作者注)

二是顾先生曾考入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就读研究生,并于1930年4月完成了研究生硕士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说文废字废义考》,当年的论文的评阅人为研究院委员会主席、国文学系的郭绍虞先生(1893-1984)。2016年4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顾廷龙全集一著作卷》,其中影印了《说文废字废义考》。《说文废字废义考》在研究了文字之起源变迁与形义之关系以及《说文》在文字学上的贡献与形义之关系后,重点考证了《说文》中的废字、废义,并对字废例和义废例进行了分类归纳研究,其中多涉及异体字和俗体字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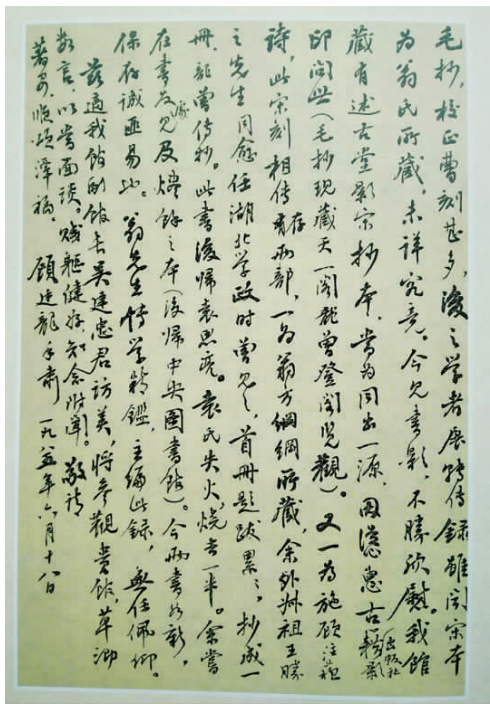
三是顾先生长期从事历史文献的采访编目以及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接触了大量历史文献中的异体字现象。如顾先生对中国古代字书《集韵》有着浓厚的兴趣。1984年,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郑炯文先生访问上海图书馆期间,给顾先生带来了钱存训先生(1910-2015)惠赠的《中国善本展览图录》一册。顾先生对其中的宋本《集韵》和《注东坡先生诗》尤感兴趣。1985年6月18日,顾先生在给钱存训的信中写道:“图录不仅印刷精良,海外孤秘秘籍,琳琅满目,如获至宝。其中两书为龙尤感兴趣者。一为宋刻《集韵》,五十年前尝治《集韵》之学,因知段玉裁(1735-1815)仅见毛抄,校正曹刻甚多,后之学者展转传录,虽闻宋本为翁氏所藏,未详究竟。今见书影,不

胜欣慰。我馆藏有述古堂影宋抄本,当为同出一源。因怙愚古籍出版社影印问世(毛抄现藏天一阁,龙曾登阁览观)。”(上海图书馆为纪念顾廷龙诞辰一百周年所编《顾廷龙手札精选》,2004年10月——作者注)1983年12月,顾先生在“影宋抄本《集韵》跋”中指出,《集韵》是从事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者所必读之书。(《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而《集韵》所收,颇多异体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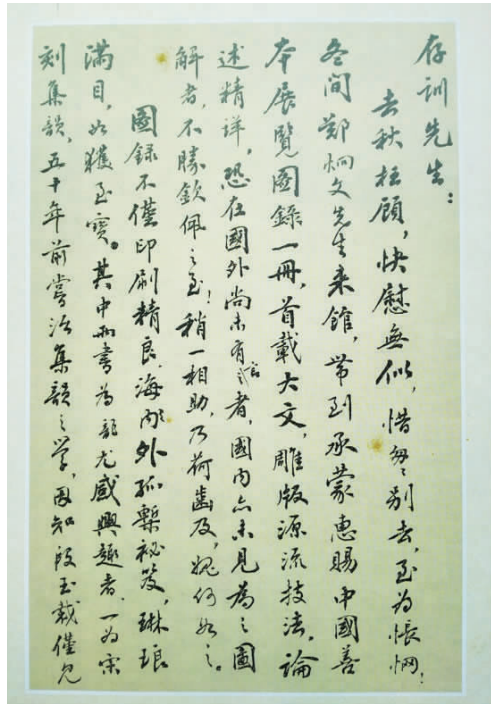
四是顾先生著有《尚书文字合编》。胡道静先生在《顾廷龙文集》序(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中专门提到了《尚书文字合编》一书:“学长晚年,由公子诵芬迎奉在北京颐养,仍不废学术研究,著力于《古文尚书》之探索,著《尚书文字合编》,为唯一之《古文尚书》研究力作。”1995年3月,顾先生在《尚书文字合编前言》中写道:“吾家顾颉刚先生(1893-1980)曾说:‘经学中之今古文问题以《尚书》为最复杂,加以字体讹讹弥多,遂至纷乱而不可理董。’顾先生在前言中,考证研究了西汉的今古文、东汉的科斗古文、东晋的隶古定、唐代的今字和异体字、五代的科斗文和宋代的隶古定等文字发展史上的今古文和异体字等现象,并对这些文字现象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阐述。1995年2月19日,顾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提到:‘我于《尚书文字合编》尚未完全脱手,本月内必可结束。李令(玲)璞先生为我写了推荐书[与王元化(1920-2008)先生合作]向国家古籍规划小组请到补助,出版将无问题矣。’1996年1月,《尚书文字合编》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实现了顾先生的多年学术愿望。”

以上种种,都是顾先生从事异体字研究的条件,但顾先生晚年主要担负了国家大型文化建设项目的重要任务,如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89-1998)、《续修四库全书》(1994)等,已无余力顾及自己多年来的学术追求,这从顾先生信函中的一个“唉”字和后面的惊叹号中可以了解当时其内心深处的巨大遗憾之情。从异体字的学术研究而言,顾先生未能实现其平生的学术追求的确是一大遗憾和损失。略感欣慰的是,异体字研究已引起业界重视。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之际,李玲璞先生曾要我收集并提供有关异体字的目录文献,后得知,他正在计划编纂《异体字字典》。1997年1月,由李玲璞(李圃)主编的《异体字字典》由

(下转4版) ▶



顾廷龙先生1985年6月18日写给钱存训先生的信



年,顾先生曾举荐李玲璞教授(1934-2012)担任《古文字诂林》的主编,故一直对《古文字诂林》的编纂进展十分关心。《古文字诂林》从1991年起步,在十多年的编纂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笔者曾撰文“以《古文字诂林》为学术追求使命”一文详细介绍了其中的有关情况(载《文汇报》2012年12月28日第5-

人字偏旁,这是意符不同的例子。又如和平的“和”,异体字的组字部件成了口在左,禾在右,这是方向部位不同的例子。异体字与文字学上的许多文字现象如俗体字、古今字、繁简字、通假字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如先秦时的汉字就有正体与俗体的不同。到了六朝时,在碑刻中出现了不少俗体字,延至隋唐,俗体字的数量不断增多。在唐

研究“须吃饱饭,没有任务,才能为之”。这说明异体字研究是一项需要特别专注力的研究课题,要求研究者静下心来,没有干扰,没有填不完的项目申请书、中期检查报告和结项报告等任务,需要秉持心无旁骛、十年板凳的学术心境和学术精神才能为之。

第三,顾先生认为他对异体字的研究,“我有条件,而老